

佛光大藏經

部傳史・藏禪

三要會燈聯

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聯燈會要卷第二十二

青原下第六世

鼎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

(四二〇)

泉州瓦棺和尚^一。師在德山爲侍者，德山斫木欲^①，山將一盃水度與師，師接得，喫卻，山云：「會麼？」

師云：「不會。」

山又將一盃水度與師，師接得，又喫卻，山云：「會麼？」

師云：「不會。」

山云：「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？」

①「欲」，當作「次」。

師云：「不會，又成褊箇甚麼？」

山云：「大似箇鐵橛。」

師住後，雪峰相訪，茶話次，峰問：「當年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先師當時肯我。」

峰云：「和尚離先師太早。」

其時面前有一碗水，峰云：「將水來。」師度與峰，峰接得便潑卻。

雲門云：「莫壓良爲賤。」

（四二一）

襄州高亭簡禪師^凡。師初見德山在江岸坐，即隔江問訊。山以扇子招之，師忽然

契悟，橫趨而過，更不渡江，遂返高亭住持。

（四二二）

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^凡。白兆來問：「家內停喪，請師慰問。」

師云：「苦痛蒼天！」

兆云：「死卻父耶？死卻母耶？」師便打出。師凡遇僧來，多以拄杖打趁。

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

(四二三)

筠州九峰道虔禪師^凡，福州劉氏子。師爲石霜侍者，霜遷化，衆請第一座繼踵，

師云：「須會先師意始得。」

座云：「先師有甚麼意？」

師云：「先師道：『休去、歇去、一念萬年去、寒灰枯木去、古廟香爐去、冷湫湫地去、如一條白練去。』作麼生？」

座云：「明一色邊事。」

師云：「元來不會先師意。」

座云：「爾不肯我那？」

裝香事^①，座乃焚香云：「我若不會先師意，香煙起處即脫去不得。」果隨香煙脫去。

①「事」，疑當作「畢」。

師撫其背云：「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，先師意未夢見在。」

南華曷云：「透生死關，高超世表；秉殺活劍，獨踞寰中。若非智眼洞明，未免扶籬摸壁。要會麼？春蘭與秋菊，各一時榮。」

僧問：「無間中人行甚麼行？」

師云：「畜生行。」

云：「畜生復行甚麼行？」

師云：「無間行。」

云：「此猶是長生路上人。」

師云：「須知有不共命者。」

云：「不共甚麼命？」

師云：「長生氣不常。」

師復云：「還識命麼？欲知命，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。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。其次，借一句子是指月，於中事是話月，從上宗門中事，如節度使信旗相似。且如諸方先德未建立許多名目指陳已前，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？到這裏

，不假三寸，試道看；不假耳根，試采聽看；不假眼根，試辨白看。所以道：聲前拋不出，句後不藏形。盡乾坤都盧是汝諸人本體，向甚麼處著眼耳鼻舌？若向意根下圖度作解，盡未來際未有了日。所以洞山和尚道：『擬將心意學玄宗，狀似西行卻向東。』珍重！」

僧問：「承師有言：『諸聖間出，只是傳語底人。』是否？」

師云：「是。」

云：「世尊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云：『天下^①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』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？」

師云：「只爲他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所以喚作傳語人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自己？」

師云：「更問阿誰？」

云：「便怎麼承當時如何？」

①「下」，當作「上」。

師云：「須彌上不可戴須彌。」

僧問：「一筆丹青爲甚麼邈志公真不得？」

師云：「僧繇卻許誌公。」

僧云：「爲甚麼繇卻許誌公？」

師云：「烏龜稽首須彌柱。」

（四二四）

台州湧泉景欣禪師

凡四

示衆云：「若是應世傍借，盡是千差門頭事。善惡二念未

生時，是法身體，纔生屬報身，報屬化，一化千化。我道盡處爲身，空處爲座，萬行爲衣，只喚作三世因圓果滿，是菩提成立處。直得白衣拜相，善財龍女，屠兒廣額，拋刀便行，乃是一乘圓頓，猶是時人淨土，亦云一生補處。直得無方絕所，物物不拘，亦是佛地愚。若是渠，爭肯坐著方所？我道出不隨應，人不居空。內證見寂，即落守蘊；外證明空，即落明蘊。有見落常，無見落斷，不有不無，即落中道。若不知有此事，盡被人天帶將去，切須在意，莫作等閑。」

示衆云：「我四十年在這裏，尚自有走作，汝等諸人莫開大口。見解人多，行解

人，萬中無一箇半箇。見解言語總要知通，若識不盡，敢道輪回去在。爲何如此？蓋爲識漏未盡。汝但盡卻今時，即得成立。亦喚作立中功，轉功就他去；亦喚作就中功，親他去。我所以道：親人不得度，渠不度親人。怎麼譬喻，尚不會薦得，渾崙底但管取信，亂動舌頭。不見洞山道：『相續也大難。』汝須知有此事，若不知有此事，啼哭有日在。」

雪峰相訪，及去，師門送，峰人轎了，師云：「這箇四人舁，那箇幾人舁？」峰湧身起云：「道甚麼？」

師再問，峰云：「行！行！他不会。」

師云：「知即知，即是道不得。」

强、德二禪客，路次見師騎牛，禪客云：「頭角甚分明，爭奈騎者不識！」師驟牛而去。

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，師回來，下牛相問訊，與坐喫茶，師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云：「那邊。」

師云：「那邊事作麼生？」僧提起茶盞。

師云：「猶是這邊事，那邊事作麼生？」二人無對。

師云：「莫道騎者不識好。」

（四二五）

潭州雲蓋志元禪師^{凡三}。師問雲居：「某甲不奈何時如何？」

居云：「只爲工夫不到。」師不禮拜而退。

後問石霜，霜云：「非但闍梨，老僧亦不奈何。」

云：「和尚因甚麼不奈何？」

霜云：「我若奈何，便拈卻爾不奈何。」師乃作禮，求入室。

師因僧問石霜：「萬戶俱閉即不問，百戶俱開時如何？」

霜云：「堂中事作麼生？」

僧云：「無人接得渠。」

霜云：「道也太殺道，只道得八成。」

師聞，乃禮請石霜爲道，霜不道，師抱石霜從方丈後去，復作禮，不住云：「請和尚爲某甲道，若不道，須打和尚去。」

霜云：「得在。」師復設拜。

霜云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師於言下有省。

翠巖云：「先行不到，末後太過。」

妙喜云：「一對無孔鐵鎚，就中一箇最重。」

有道正奏聞馬王，乞與師論義，馬王請師至，具說其事。師茶罷，就大王借一口劍，乃握劍問道正：「爾本教道：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，是何物？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，是何精？道得即不斬，道不得即斬。」道正作禮謝過。

師謂大王曰：「還識此人否？」

云：「識。」

師云：「是誰？」

云：「道正。」

師云：「不是。其道若正，合對得臣，只是箇無主孤魂。」因斯，道門不復紛紜。

（四二六）

福州覆缸荐禪師^{凡四}。道吾問：「久響和尚會禪，是否？」

師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
吾近前掩卻師口，云：「低聲，低聲。」師與一掌。

吾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
師近前把住云：「得與麼無禮。」吾卻與師一掌。

師云：「老僧罪過。」吾拂袖便行。

師呵呵大笑云：「早知如是，悔不如是。」

師見僧來，作起身勢，僧便出去，師云：「闍梨！且容人事。」僧回身作抽坐具勢，師卻歸方丈。

僧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
師云：「龍頭蛇尾。」僧叉手近前而立。

師云：「敗將投主，不存性命。」

僧問：「鉤錐不到處，請師道。」師良久。

僧云：「掣電之機，徒勞佇思。」

師云：「出格一句，爾試道看。」僧近前三步，卻退後。

師云：「此是出格句，即今事作麼生？」僧以衣袖一拂便出。

師云：「也是天津橋上漢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師子子？」

師云：「善能哮吼。」

僧撫掌云：「好手！好手！」

師云：「青天白日，卻被鬼迷。」僧作掀繩床勢，師便打。

僧云：「驢事未去，馬事到來。」

師云：「酌然是作家。」僧拂袖而去。

師云：「將甌盛水，擬比大洋。」

（四二七）

潭州大光居誨禪師^凡。師依石霜凡十年，霜問：「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，朝門還得拜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有一人不求進。」

霜云：「憑何？」

師云：「他不爲名。」

霜云：「除卻今日，別更有時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渠亦不道今日者是。」

示衆云：「一代時教只是整理今時人手腳，直饒剝盡到底，只成得箇了事人，不可將當衲衣下事。所以四十九年明不盡，標不起。到這裏，合作麼生？若更切切，恐成負累。」

僧問：「達磨還是祖否？」

師云：「不是祖。」

云：「不是祖，又來作箇甚麼？」

師云：「爲爾不薦祖。」

云：「薦後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方知不是祖。」

（四二八）

鳳翔府石柱和尚^凡。師謁洞山，因山垂語云：「有四種人：一人說過佛祖，一步行不得；一人行過佛祖，一句說不得；一人說得行得；一人說不得，行不得。且道那箇是其人？」

師出衆云：「一人說過佛祖，一步行不得，只是無舌不許行；一人行過佛祖，一句說不得，只是無足不許說；一人說得行得，正是函蓋相應；一人說不得，行不得者，如斷命而求活，此是石女兒擔枷帶鎖。」

洞山云：「闍梨自己又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該通分上，卓卓寧彰。」

洞山云：「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幻人相逢，撫掌呵呵。」

（四二九）

潭州文殊禪師^凡。僧問：「僧繇爲甚麼邈誌公真不得？」

師云：「非但僧繇，誌公亦邈不得。」

云：「誌公爲甚麼邈不得？」

師云：「彩繪不將來。」

云：「和尚還邈得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我亦邈不得。」

云：「和尚爲甚麼邈不得？」

師云：「渠不以苟我顏色，教我作麼生邈？」

（四三〇）

秀才張公拙凡，往石霜訪禪月、齊已、太布衲，石霜相接，公但略相顧而已，即與三人終日劇談。公忽問：「三人中，何不推一人作長老？」

禪月知公輕於霜，乃云：「公宜謁堂頭和尚，此是肉身菩薩。堂中五百學徒，勝某甲者二百五十人。」公遂欽奉，即造方丈參禮。

霜問：「秀才何姓？」

公云：「姓張名拙。」

霜云：「覓巧了不可得，拙自何來？」

公言下有省，乃述偈云：

光明寂照徧河沙，凡聖含靈共我家。
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纔動被雲遮。
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
隨順世緣無罣礙，涅槃生死是空華。

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

(四三一)

撫州曹山本寂禪師

凡二
十三

，泉州莆田張氏子。謁洞山，山問師：「名甚麼？」

師云：「本寂。」

云：「何不向上道？」

師云：「不道。」

云：「爲甚麼不道？」

師云：「不名本寂。」洞山器之。

師辭洞山，山問：「甚處去？」

師云：「不變異處去。」

洞云：「不變異處豈有去耶？」

師云：「去亦不變異。」

示衆云：「諸方盡把格則，何不與他道一轉語，教伊不疑去？」

雲門便問：「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？」

師云：「只爲密密，所以不知有。」

門云：「此人如何親近？」

師云：「莫向密密處親近。」

門云：「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始解親近。」

門云：「諾！諾！」

妙喜云：「濁油更著濕燈心。」

示衆云：「莫行心處路，不挂本來衣。何須更恁麼，切忌未生時。」

師聞鐘聲，乃云：「阿耶耶！阿耶耶！」